

都会

济南口述史

齐鲁晚报

2015年8月30日  
星期日  
编辑：修伟华  
美编：马晓迪  
组版：韩 舟

# 搬家服务

**老兵正规搬家**  
正规注册 全市最低

高新区88018928 历下58619892  
历城58616563 市中86965698

槐荫58782670 天桥58782671

专业搬家 空调移机

**正规蚂蚁搬家**

六区连锁、就近派车、  
居民搬家、单位搬家、  
专业空调拆装

**83168626**

友情提示：请交易双方妥善  
查验对方的相关手续和证件  
本刊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的  
责任和依据。搬家信息需谨  
慎，仅供参考

**济南蚂蚁搬家**  
正规85626066注册

**老兵搬家**  
正规18866611028注册

订货电话：85196204  
85196183

**历下区搬家**

◆姚家 82285558  
◆历山 88718181

◆甸柳 88885265  
◆东外环 85720616

◆槐荫区搬家

**老兵搬家**  
南辛庄 王官庄 段店  
89855658市内长途最低

**天桥区搬家**

**蚂蚁搬家**  
搬家、搬厂、鱼缸钢琴专运  
空调、家具拆装89880568

◆北园 85808885  
◆天桥 85911889

**高新区搬家**

◆高 新 86020028

**市中区搬家**

**齐鲁搬家**  
市内长途最低 89856886  
建设路 玉函 舜玉 舜耕路

**退伍老兵搬家**  
正规注册66978266五区连锁  
专业搬家 空调移机

◆领秀城 8812 7105  
◆二七 58592433

◆玉函 83676618  
◆南外环 81968081经十

口述人：抗日战争时期报纸印刷人员 孔宪治 采访整理：本报记者 于悦

# 不识字的她，印了四年抗战报

报纸印刷工孔宪治讲述自己的抗战故事

全家多人参加革命

我1927年出生在沂水孔家村，是个非常偏僻的小地方，村里有一二百户人家，属于丘陵地貌，一下雨水渗不到地下就会涝，几天不下雨就会旱，所以年年收成不好。麦子收不上来，很少吃面，只能种花生和地瓜。

我们家有七个孩子，一个哥哥，三个姐姐，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几乎都参加了革命，当时算是进步家庭，主要都是受我哥哥进步思想的影响。

哥哥比我大八九岁，早先去了沂水城里上学，类似师范学校，离家30里路，每周回来拿一次饭，那时我还小。哥哥1938年参加革命运动，解放后也来到济南，去过省博物馆，最后去了省政协做副秘书长，前两年去世了。

抗战时，我们家是日本人清查的重点，我母亲也是地下党员，村里的妇女会长，思想很进步。她总是不承认村里有共产党，先稳住日本人，使眼

当时算是进步家庭

神让几个小孩去通风报信。后来经受不住日本人抄家，就用石头将大门垒死，家人分散到各个亲戚家去住，甚至还到庄稼地里的窝棚去住。

当时有革命队伍驻扎在我家，还记得其中有个南方人叫杨光，常去做解放妇女的工作，让她们放脚。当时的女人遵循“三从四德”，基本都裹小脚，在家里也没有地位。组织派来人解放封建思想，很多女的觉得羞愧，不好意思接受。我们家就好一点，女人都很大方。

两个姐姐1939年也出来革命，从此各做各的事，联系很少了。三姐建国后做了济宁民政局副局长，四姐在上海，她们的对象都是在抗战中结成伴侣的。1941年我也走了，走得很自然，跟母亲打了个招呼，什么也没带。到了区里，哥哥还出来给了我和一个小包袱，里面有床被单。就这样我出了村，跟其他庄的十几个人集合，去了济南。

为了不被鬼子发现

加入抗战队伍后，我在后方的一个印刷队工作，记得当时叫鲁中报社，和现在公开出版报纸等不同，我们必须完全对外保密，不敢去村庄里驻扎，而是隐蔽在周边一个个小山沟里。而且每个班组都要分散开，不能集中在一起，所以我和很多同事互相之间几乎不认识。

那时的印刷工序也称得上艰苦，有一种是铅印，印报的机器是手摇式的，女的根本弄不动，而且是活字印刷，有字盘。新闻稿传过来之后，就对照着把字一个个地挑出来，然后打版。还有一种叫石印，把字刻在石板上，然后拓印。因为无法用电，只能用手工，印出一张来就很费事。哪跟现在一样，完全自动化地就出来报纸了。

那时的纸张也很稀罕，质地很粗糙，不是麦秸就是桑树皮，桑树皮还好一点，筋道有劲。纸的来源我并不知道，总会有人通知我们去搬已经运过来的纸，运纸的工具是跟村民借来的扁担。由于纸的质量不好，印刷时很容易出现字印

印报机器拆了再装

不上的情况。我那时只负责最后一道工序：装订。把一摞纸叠起来，不能错位，为了对准，我就踩在压纸的木头上使劲踩住，再用刀裁切。

当时我对象也在这个印刷队中，他比我早两年参加工作。脾气有点急，用刀裁切时对不准，就把刀往案板上一剁。那时的东西多么珍贵啊，每个人都想浪费一张纸。大家也很齐心，都遵守纪律，我们也是部队化管理，每天一起上操、跑步，有自己的口号。为了不暴露目标，常常是白天印刷、装订，晚上搬运。每天工作的时间是没有规律的，干完就结束了。

我们不只印报纸，也印书、海报、宣传单等，发挥着上情下达的作用。在行军转移时，比别的队伍困难的是，我们要搬着沉重的机器和工具，为了不被鬼子认出来，常常是先把零部件都拆下来，到了目的地再重装。有时印刷还会躲在村民的地窖子里，或直接挖个大坑，上面盖上树枝什么的。敌人来了之后，人出来，东西还留在里面，不容易被发现。



抗战时期曾当过印刷工的孔宪治老人。  
于悦 摄

行军途中滚下山坡 蒯藜扎了不敢出声

不管下雨下雪，部队行军基本都在晚上，那时还发起了“打狗运动”，因为要保持绝对隐秘，在狗不叫鸡不鸣的时候才能动身。寒冬腊月天过河时，腿被冻得疼，落下了病。一次过河时，我脱了鞋，手里还拿着别的东西，一不小心一只鞋就被水冲走了，于是我只能穿着一只鞋继续跟队伍走，脚上裂了一个大口子。

山沟里都是羊肠小道，磕磕绊绊，车根本没法通过。人过去也困难，有次我拿着东西就滚下了山坡，被蒺藜扎了也不敢出声。还有个晚上我和一个妇女出去埋藏东西，一不注意踩到了泥土松

软的地窖子，掉了下去，另一个人找不到我，我也不敢大声喊，怕招来敌人，在里面呆了一宿。那时都是轻装上阵，发被子的没有大衣，发大衣的没有被子，只有一套衣服，否则就是累赘。房子少，什么猪圈、羊圈收拾收拾都能住下来。但大家都遵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破坏了东西要赔偿，态度要和蔼。毕竟八路军刚去的时候村民也不太信任，慢慢就好了。

这样的转移，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概有七八次，基本都是走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休息。也会遇见日本人。有鬼子来村里扫荡，队伍分散到

别处，我因为年纪小，被留在了一户村民家里，当时屋里都是些妇女和孩子。鬼子把人一个个地从屋里揪出来，我偷着把身上仅有的两毛钱塞到草席底下，自觉地脱衣服让他们检查，出门时门面上还被日本人的枪托子狠狠打了一下，落下一个大疙瘩。

还记得当时，村长还扎着清朝辫子，日本人使劲揪，揪出了血来，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被脱得光溜溜的。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被日本人问是不是八路，他听不懂，他母亲在一边哀求：“皇军饶了我们吧。”日本人不管不顾，上去用枪托子乱打，男孩就这样被打死了。

到济南后开始扫盲 才看懂报纸说的啥

1945年鬼子投降，普天同庆，那时我在沂水，队伍已经安顿了下来，从暗处转移到明处。住在村民的房子里，有食堂，机器也不用到处藏了。后来我们还转移到章丘、博山，又去了临朐，最后到了济南。

解放后，我和我对象都来到了济南出版局的印刷六厂继续工作，然后就结婚了，生了一男两女。1951年被分到了石油公司，一直到现在。1948年刚来济南时，这个城市的路面还是石头铺的，路上有黄色的路灯，但隔很远才有一个，晚上也得走黑路。像一些大商铺，瑞蚨祥，宏济堂什么的，门口亮着大灯。在院前街那边，有市里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。如今车这么多，楼这么高，变化太大。

战争死了那么多人，活下来的人现在也没了不少。我当时的战友，因为解放后去了全国各地，基本都没了联系，应该都去世了。想想过去，现在的幸福生活真是来之不易。我本人并不识字，虽然印报纸，报上讲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。当时就是凭着抗日的劲头，知道里面说的是抗战的事儿，我才能坚持下来。

来到济南后开始“扫盲”，学习了1951年出版的字典上的汉语拼音。如今报纸基本能看懂了。平时我喜欢看一些关于抗战的电视剧、新闻，听抗战歌曲，容易勾起回忆。当看到新闻上播日本不承认侵略中国时，我非常不理解，做了就是做了，为什么还要否认呢？不过最近电

视上经常播出纪念抗战70周年的节目，我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，等我们经历过战争的这一辈人都去世，就没法亲身讲述这段历史了，还希望后人能谨记。



孔宪治老人曾用来扫盲的小字典，出版于1951年。  
于悦 摄

